



家庭  
变奏曲

尚达翔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十人行

## 序

《家庭变奏曲》是尚达翔先生近期推出的力作。余有幸拜读原稿，深感受益匪浅。作者嘱我为小说写“序”。自己深感力不从心，只好写几句浅薄之词，作为朋友读此作品之小“序”。

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。自从有了人类，就逐渐有了家庭。原始社会初期，形成母权制，从奴隶社会以后，逐渐形成父系社会。多少年以来，家庭一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细胞。尤其在中国，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，其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、社会伦理道德、文化艺术等，都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。“三纲五常”（父为子纲、君为臣纲、夫为妻纲；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），在中国影响极深。我们不去谈如何批判评价“三纲五常”的问题，只想围绕“孝敬老人”的话题简单谈一下。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必须继承发扬下去。

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，家庭内部的关系日益淡化，金钱关系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。

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必然会对人们的观念造成巨大冲击。但是，如果

认为我国今后的家庭关系也纯粹是一种金钱关系，这是一种误解，因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，社会主义的家庭关系也必然是一种新型的关系。父母抚养子女，子女赡养老人是写进法律条文的。

长辈对晚辈无不关怀备至。老鹰抓小鸡时，母鸡要奋起反抗。反之，小鸡也理应围绕爱护老鸡，更何况于人类呢？纵观历史上的伟大人物，无不孝敬老人。一个人若不孝敬老人，他就难于立足社会，就是一个不健全的人，一个令人鄙视的人。

《家庭变奏曲》以长江沿岸的一个小村镇为背景，跨越两个时代，围绕孝与不孝这个主旋律，描写了一家人的变迁。作品分两条线索，使矛盾在交叉对比、逐步深化中展开、发展。东慧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中心人物，她视养父母为亲生父母，极为孝敬，为乡人称道，同时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。另一条线索是东安这个怕老婆的懦夫，在妻子的指使下，虐待老人，以致老母掉进河中淹死。通过一褒一贬，赞颂了孝敬老人的美德，鞭笞了虐待老人的丑恶行为。作品有较强的社会针对性。

《家庭变奏曲》虽然重点写家庭中的父慈子孝，但内容却非常丰富，它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新旧商人、新旧知识分子、新旧市民等形象，从而反映了近半个世纪的广阔社会面，可以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。

尚达翔先生长期任教于高校，讲授古小说、戏曲，精于红学研究，著述甚丰。近年来，为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，又从事文艺创作。《家庭变奏曲》虽是

处女作，但已充分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，立意新颖，结构严谨，文字流畅，许多细节描写引人入胜。很值得一读。

聂德民

1993年10月·

## 自序

当言情偷香和武侠格斗还在走俏时，窃思从家庭伦理关系上来反映这纷纭复杂的社会侧面，虽然其中仍不免要写儿女之情，但是就总体看，它重点是写父（母）慈子（女）孝为传家之本，和当前家庭嬗变中婆（公）媳（儿）关系的倒挂问题。

我过去常写古东西。目下看到我国老人日多，约有一亿，堪称老人大国。如何对待老人，是而今而后人人要遇到或现身说法的社会问题。就家庭而言，这主要发生在婆（公）媳关系上。故而现实逼着我产生一种创作欲望，不揣鄙陋以一个门外汉来客串写这部家庭伦理小说。

这册小说是1991年夏在教九楼（文科楼）开始写的，写到第八章就停了。1992年7月11日远游姑苏，在苏州大学学实堂411宿舍先修改了去年写的，接着在挥汗如雨酷暑里完成全稿。同年11月上浣对全稿进行修改。今春再改并誊清。

这册小说，空中楼阁，多无依傍。除内中老曹爷实有其人（姓氏虚构）外，其他多系虚构。至于偶与某人

某事雷同，那是无心巧合，绝非影射。请为谅之是幸。  
此拙作很不成熟，伏乞方家斧政。

作者

1993. 4. 12 于伊河之滨

在靠江边二里多远的地方有个丁字形的集镇，坐落在潺湲而流的浣叶溪旁，自古以来就称它为孝慈镇。只是在一九六六年秋破四旧赶浪头时，一度把它改名为红卫镇，并且当时很翻腾喧嚣了一阵子，连镇西头关帝庙那个泥塑的关云长也被打翻在地，砸碎了首级。光阴荏苒，隔不几年，红卫兵销声匿迹了，镇名红卫，失去了本源，人们又恢复了它古老的孝慈旧名。

孝慈镇上几百户人家，除梁李二姓是大户，其余是杂性。其中曹家虽说是北方来的外户，但和本地几姓联姻，已有三四代人，也很难说是真正客户了。

而今曹家要数老曹奶的辈份最高，已是年近七旬的人了。膝下有三十以上的一女两子，均以东字辈起名：女儿曹东慧，年最长，有一女；次为曹东举，家有六口；再次为曹东安，家有五口。除女儿远在千里外工作，其余二三代均在身边。

老曹奶尽管儿孙绕膝，可是她却孤身住在后院几间屋。起初老曹爷刚去世的时候，女儿在县城里念书，老曹奶领着两儿一块过，直至他俩完亲有了子女，并把他们子女照料到省手时。后来，大儿因为工作需要，先分出去住了；小媳妇玉环觉着跟婆子一块过不自由，特别是吃饭不自由。遇着弄点

好吃的，不给婆婆先盛，怕外人议论；要是盛点可又不出心。事在两难，就跟丈夫咕哝多少回，要分开灶另吃。她丈夫不好意思向娘说的，就推拖好些回。

事有凑巧。大儿星期六从县里开会回来，大江落日圆时，拐娘这儿来看看。娘煮的稀饭不够吃，玉环擅长在人面前讨好，就说：

“娘！他大伯在这吃饭，把晌午剩的干饭用鸡蛋炒炒吧？！”东举赶紧起身说：

“弟妹！不用了。俺这就走，您大嫂正等着俺回家吃呢。”

东举走后，因为鸡蛋已打开，所以蛋饭仍然炒了。玉环只给婆婆盛了小半碗。人老嘴馋，婆婆好久没吃这种饭，吃着怪香甜，就想再盛点。玉环看那神气，连忙糊弄她：

“锅里没了，两小孩抢着吃光了。”

婆婆耳不聋，眼不花，分明看小孩才从外回来，岂肯信，就走到厨房掀开锅盖一看，还剩下一大碗，显的玉环脸上很尴尬。婆婆二话没说，赌气把锅盖重重一盖，气呼呼地进房屋睡了。

玉环在家啥事都要占个上风，尤其对她不喜欢的人，是丝毫不让，就强词夺理嚷起来：

“那是留给你小儿吃的，等一会他回来，问俺晌午剩的饭哪去了，俺咋说。也没见人老了，晚上快睡觉，吃那多干啥？”

婆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脸冲着厨房的玉环说：

“你还不知规矩？哪有媳妇吵婆婆的？你那真是给东安留的吗？分明是嫌弃和欺负老的。这倒好，俺又没吃你们的，俺吃的是俺女每月从外省寄来的。她每月靠得住寄四十元来，俺一个孤老婆子能吃得完吗？俺吃多少，还要叫你定量？克

苦俺……”

婆婆越说越气，玉环不等她说完就打断：

“解放多少年了，还拿婆婆的势派，讲那些发了霉的规矩。你看谁家婆婆不准媳妇讲嘴。斜对门那家媳妇，不单是一言不合，就顶撞公婆，还背地骂：‘老棺材瓤子’、‘老不死’、‘老龟孙’、‘老帮壳’呢！”

婆婆哭喊着：

“从古到今俺孝慈镇多少慈孝人家，你不学，却尽学那待老不孝的。你多嫌俺，每天不过把俺象对待要饭的一样打发。”

玉环毫不示弱，厉声对吵：

“嚼牙巴骨。俺见天端吃端喝侍候你，还侍候出罪来了。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

正吵架中，东安从外边回来了。听了刚才玉环的几句恶言，明知她不对，却不敢派她不是，只是一味和稀泥。先劝玉环回去，后是劝娘不要生气，回屋内躺躺。又是忙着收拾屋子，又是忙着给娘打洗脸水，同样连劝带哄地安置住了娘。

夜静了，窗下传来浣叶溪的淙淙流水声，水波冲激着窗下墙基的石块。东安离开娘屋回到隔墙自己的住屋，只见玉环在灯下补袜子，狠琢磨半天，才挤出一句有气无力的话：

“娘老了，搁不住生气。”

玉环没好腔地说：

“谁惹她生气？你是他儿，尽护住她。没见过，仗着她是老，侍候她还不说，她还鸡蛋里挑骨头。鸡蛋炒饭，俺给她满荡荡地盛了一大碗，恭恭敬敬端到她跟前，让她先吃。谁知她冤枉俺盛少了，这不是好心不得好报。”

惧内的东安斗胆地还了一句。

“娘说你给她盛了小半碗，扒不两下就没了。”

玉环吊梢眼往上一扬，露出凶光说：

“你见啦？你咋光听那老货瞎嚼蛆。”

东安虽没全见晚饭风波，无法证住她。但听她口出恶言，骂“老货瞎嚼蛆”，也忍不住毛了，就直吼：

“你怎么这样对待老的，难道你对你亲娘也张口就骂吗？”

玉环恨他这次倒戈，尖刺的嗓音更大：

“谁叫你听你娘的瞎话。她能胡说，俺就骂得。俺可不是善茬子。”

不知是东安吃了老虎心，豹子胆，还是因骂他亲骨肉激起的火气大，居然用食指捣了玉环的天灵盖一下说：“骂老的有罪！”这一下可戳了老虎屁股。玉环陡然从坐椅上脱下两只带的布鞋，一手拿一只，走向东安，劈头盖脸双手打下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东安看来势凶凶，双手举起娘陪嫁的太师椅来遮挡。玉环见从上面打他不着，就下面用脚踢。谁知一个穿袜子的脚踢不着，却踢在东安架起的椅子靠背上，脚丫子磕碰的钻心疼，“哎哟”一声收回脚，只听“妈呀”地吸溜嘴，俯身下看脚指头有无伤痕。

东安站在一旁嘲笑不敢，安慰非所愿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歇一会，玉环又重整旗鼓，走到墙旮旯里拿起竹扁担，恶狠狠地朝东安打。东安一闪，一个急转身，拽住扁担头，吃劲一拉，把扁担夺过来。这一下可把玉环气毁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拿起桌上的茶杯，向她丈夫砸去。东安飞快拿起她做针线的筐箩，往头上一遮，“咣”的一声，茶杯掉在地下，茶叶水溅了他一身。接着，他一个箭步上前，抓住玉环的头发摇了摇，问她：“为啥这样厉害？要砸破俺头，死了你赔不

赔命？”她不能扭动，嘴象连珠炮似的劈里巴拉骂开了：“赔你妈的×！”“混账忘八蛋！”“造你娘！”东安一松开手，她就对他脸上“呸！”吐了一口唾沫，申斥他：

“你为啥抓你姑奶奶头发，你姑奶奶长这么大，有谁敢抓她头发？”

东安气红了眼，看她凶相毕露来逼问，却又不敢大胆还口，半天才嗫嚅道：

“都是你逼人太甚！”

玉环又吐他一脸唾沫道：

“放屁！”“逼死你不屈！”

这时她打不着，就干脆扑到她丈夫身上连捶带掐，直到在他胳膊上掐出几道血痕，她的疯狂劲才稍稍收敛一下。但是，她还不肯罢休，又拿出最后撒手锏——哭。只哭得天也愁，地也愁，连浣叶溪的水也为之愁。弄得东安六神无主，惶惶无安，把刚才骂他娘的怨恨和挨的雨点似拳头以及几处掐伤，都撂在一边，反过来哄劝道：

“别哭啦！夜深人静哭的左邻右舍都知道了，咋讲？”

“你怕人说，你就不该抓你姑奶奶头发。”

“好！好！以后再不抓了。”

“这次你得认错赔不是。”

“我没错，这不过是实行了一点点自卫。”

“自卫？你个子那么高，老娘又没打着你，自你娘的啥卫。今天你非得认错赔不是。”

东安不理。

“你咋不说？”玉环说着；又提起墙旮旯的一桶水，猛浇在她丈夫身上，东安浑身湿漉漉的，只好进屋里拿衣服换，换

下湿的正拿到院子里晾晾时，玉环突然关住房门，扣上插屑，硬不让他进屋。任凭他把门敲得震天响，她就是稳睡架子床。可怜把一个七尺汉子逼得只好在厨房柴堆里过了一夜。

大凡世上事就看会不会形成一种潮流，一旦形成潮流，无论是什么性质的，就有许多人跟着走。五十年代以来，媳妇大都不肯与公婆同堂，且一反过去婆降媳的传统心态，来个婆媳倒挂，也可算做一种潮流。何况口(kǒu)得出名的玉环。她看到人家媳妇都是离开公婆，单独一小家过，自由自在，她何必在一块不自由。前些年是因可以把婆婆当条牛使，需她照顾孩子，又可贴补一点，还可与她同锅吃饭。而今孩子大了，婆婆也老了，力气有限。加上她才在公社纸盒厂谋个工作，一月二十八元的收入，她就常想与婆婆分灶。碰上刚和婆婆吵过架，夜里想来想去，趁热打铁，此时趁气头上分开最为适宜。

虽然俗说“夫妻没隔夜仇”，有时也不尽然。翌日两人见了面，玉环余怒未消，首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只因分灶还得丈夫出面，才不得不向他开腔：

“俺看你娘太难侍候。你必须听俺的；这咱与她分灶。”

“这话俺说不出口。”东安面有难色。

玉环逼问道：“你说不说？你不说，休想进这屋。”

东安苦求道：“俺真张不开口。老奶奶快七十的人，一向跟俺们过。虽然她身子骨还硬朗，可是，这咱跟她分锅吃饭，各过各的，让她孤单一入，有啥事也没个人招呼，这哪行。再说，她老跟我们一起，也能干点轻省活，俺们都出去了，还能看个门。要是让她老跟大哥家一块过，也确有困难。大哥一月四五十元工资，养活五、六口人，住的离这十几里，房

子只两间。让娘跟他们苦在一起，俺不忍心”。

“得！得！你想当孝子，你去跟她过。反正我不想图那一钱不值的孝名。何况俺娘准备在纱厂提前退休，让俺兄弟接班。她一退下来想来这住，俺可没力气去侍候两位老的。”

“你娘是人，俺娘就不是人。俺在娘跟前三十多年了，叫俺怎忍摔掉她？”

“谁叫你摔掉她？她嫌老大家不好，为啥不去她女家。实对你说：你这次要不把她处理掉，俺可不依。”

“俺不是说过：大姐在青岛，离这几千里，她去那里怕百年后不能入土为安。”

“俺不管你那些。反正现在风气变了，老的大多投靠女儿家。说起来我们当女人也够倒霉的，陪着你们臭男人，生儿育女，当不拿工钱的女佣人，还不够亏的。难道还要俺侍候公婆？俺将自己老的接来住，不是吃了亏应得的补偿吗？你娘不到你大姐那住，只能怨她脑子不开窍。”

“好个奇谈怪论。常言道：养儿防老。当儿的不瞻养老人，以后谁还敢养儿。要是当老的生不出女儿，就该一老就上吊吗？再说，娘不是不愿跟大姐一起，大姐待她也真孝敬。可她老一听到火葬就魂不附身。”

“随你咋嚼舌头，这回非分灶不行。要不，你离开这屋，到隔墙和你娘一块吃住，免得见你就有气。”

说着，玉环咬牙切齿地把东安推出门外。他无奈，只好到妈那儿去。母子俩相对无言，还是老曹奶先开口：

“东安！你也放大胆说说她，她恨不得巴俺早死，俺真不知俺哪点碍她的事。你要护着她，就扔掉俺这老的；你要老的，就不要叫她牵着鼻子跑。”

东安没敢说出玉环要和娘分灶的话，哼哼了半天，才说不疼不痒的话：

“娘别生气，俺都知道。”

老曹奶知道小儿被媳妇降惯了的，已成了媳妇的人，就只好吩咐他：

“你去东屋那张空床上睡吧，俺把厨房拾掇完也去睡。”

东安一夜没好好睡，早晨起来，头有些昏沉沉，眼皮只发涩。他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镇东头，没去公社卫生院去上班，而是沿着江堤往他哥教小学的猛将堂走去。俯望浩无垠的浪滔，正像他翻腾的心潮一样，汹涌澎湃。他不知该怎样做才好。此时他镇定了一下，想先跟哥商量可不可跟娘分锅。猛将堂小学校址是在一座猛将堂寺庙里。进门去几尊泥塑的神像已经倾斜，神面的敷金大半剥蚀脱落，黄白相间，十分难看。正殿的猛将神已不复存在，空留下神座的座台。东配殿有一座南海观世音菩萨像，保存尚为完好，常有人来敬香烧纸。东安在大殿旁等他哥下了课，就一齐走进观音殿的侧屋谈起家务事。东举听到老二家要和娘分灶，便稀溜着嘴说：

“这怕不好。老娘年迈，一天到晚没有一个人在跟前，这孤独能受得了吗？！有个伤风咳嗽，连个送碗水的人都没有。”

“这也是。可你弟媳硬要分锅，叫俺也没法。”

“俺说你这三十岁露头的人尽跟弟媳的指挥棒转，你真窝囊。到底是娘要紧，还是弟媳要紧？俺曹家是先有俺娘，还是先有弟媳；俺姊妹们是不是俺娘生俺娘养的？十五年前，慈父见背，可怜娘守寡茹辛含苦，拉扯着俺姊妹们，好不容易苦巴苦奔到今天都成了家。要不是娘付出巨大牺牲去守寡来

支持这个家，俺姊妹们 不知分散到哪去了。而今在娘年老的时候不管娘，良心上能说的过去吗？俺俩不能奉养老人家吃穿，已经够惭愧的。你们和娘同锅吃饭，又不是专给她老人家做，你一小家也是要吃的。不过是多添点米和水煮饭，多切一刀菜炒炒，连这样顺手的事都不肯做，还能指望你干啥？”

“可你弟媳不愿跟老人家一块吃，嫌不自在，俺有啥法。”

“好，好，就说到这。俺第四节还有课。你回来真说不通弟媳，俺将娘接到俺这住。”

从猛将堂小学回来后，玉环逼东安更紧了，又编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瞎话，把娘说得一无是处：不外乎老人常想吃好的，嘴又罗苏，邋邋遢遢，吃到口里的菜嫌咬不动又丢在菜碗里；坐马桶臭气熏人，用了又不盖严；让她吃头份，喝头份，侍候的周到，还不说好；在外边总夸她大女好，给俺们衬的难看，俺们不是没有钱去孝敬她，要有钱，保证比她大女给的还要多。

虽然东安耳根子软，听她鼓动如簧之舌，不免有些动心。毕竟母子天性，娘是儿的根，总觉跟娘一起吃了多少年的饭，要一旦分锅，于心不忍。所以玉环唠叨不止，却抱着葫芦不开瓢。

玉环见他耷拉着脑袋不啃声，就性急起来：

“你不愿跟娘去说，俺去说。”说着就要走。

东安揽住她：“别急，还是俺去和缓地说。”东安怕玉环刀子嘴气坏了他娘，所以一说完，就往隔墙去见娘。

来到隔墙正遇见他哥下罢课来问他娘昨晚生气的事，东安和他娘、哥招呼后，也在一旁坐下。

他哥说道：

“娘！俺想接您到俺那去住住，看合适了再长住。您大媳妇也盼着您去呢。”

东安一听，正好能缓解他两下为难的意，就在一旁敲边鼓道：

“娘！到那去住住好，免得在家受孤单。”

老曹奶说：

“哪也不去，俺住惯了这窝窝。”

其实老曹奶舍不得离开这四五十年的屋。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：住在大儿家不但不忍心看着他们吃的那样劣，硬拼出好的给自己吃；而且也有点怕他们孩子多，挤住一块吵得不安顿。

东举知道老人深思熟虑过的事是很难更改的，也就不再去劝了。临别，他把送他走的兄弟叫到僻静地方交代了一下：

“老二，你把分灶的事再拖几天，等俺给大姐去信，得了回信再裁夺。”

东安回到屋里，对玉环连哄带求地磨了多少嘴皮子，求她再等些天，说他对娘好慢慢劝。幸被夫人核准，这才想安无事一些天。不久，大姐回信来：大意是世上婴儿或老人离不了人照看，凡人都必须经过这一头一尾的阶段；纵然子女们分灶而住，也必须有一户承担侍奉老人的义务，不能使老母无人过问。

玉环耐着性子等了八九天，听说大姐来信劝不要分灶，就再也按捺不住了，非逼着男人去谈分灶。老曹奶一来知道儿怕女人，二来看玉环这几天装的头不头脸不脸，话里含刺，这种生气饭也难吃，就立刻答应道：“分就分罢。”

小户人家分灶本是容易事，无非把锅碗瓢勺之类分成两

份：然而好占便宜的人，就是对家里人也不轻易放过。甚至越是家里人，就越是占得厉害。因为一来好找借口和机会，二来容易掌握家里人脾性。为了借分灶的机会，把婆婆屋里日用家具杂物也分过来一些，玉环是不轻易出面的。她像演木偶戏的提线人一样，指导前台活动的东安。

这一天，东安把分得多一些炊具拿到屋里后，又奉夫人懿旨去娘屋里，搬娘用的家具。老曹奶也算有肚量，很心疼小儿的。让东安搬走古老的靠椅、板箱和茶几等。接着，东安又叫半大的孩子来抬两件大的。

“娘！俺想跟您老商量，俺那经常来客，打算把这书案和八仙桌抬到那去，显着屋里好看些。您老不是也常到隔墙去坐吗？”

“这是来商量吗？已经扎起架子来抬东西，还说来商量呢。”

“娘！放在这没得俺那用场大，您就让俺抬吧！”

“俺还没死，说啥也不能让您抬，抬走了这两件，三间正屋空荡荡的像个啥？那书案是当供桌用的。前年大跃进，说供桌祭神拜祖是讲迷信，俺哭了多少回还是保不住，硬是抬到大空场子烧掉了。眼下就剩这个书案代替供桌，你还想起调走，那不行。逢年过节俺用啥放你死爹的灵牌子，好上供饭供菜和烧香挂纸？”

“那书案不能抬，八仙桌让俺抬走吧。您老一个人吃饭用不着那大的方桌。回来俺抬个小的来换一下。”

“更不行。那是你大嫂陪送的嫁妆。她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要？那年她搬到猛将堂住，俺要她搬走，她说：这里是一家根据地，亲戚家来，不能没有待客的桌子；俺在猛将堂，把